

俠女情

顧明山著



侠女情

顾明山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谈 女 情

顾明山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大港光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1 1/4 字数 239,000

1989年5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500

ISBN7-5306-0295-0/I·235 定价：4.00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血光映穷途	九死悬一生.....	1
第 二 回	神功拒二魔	云海练三奇.....	14
第 三 回	别离情切切	仗剑独行游.....	30
第 四 回	大闹雄风堂	技艺惊四座.....	45
第 五 回	凭空一纸落	善恶知分明.....	63
第 六 回	飞鏢救义士	群女脱魔窟.....	77
第 七 回	惩恶入银铛	结伴远高飞.....	91
第 八 回	何处寻芳踪	误入鬼愁谷.....	108
第 九 回	喋血百丈洞	巨蟒口中食.....	122
第 十 回	两探鬼愁谷	四英斗顽凶.....	136
第 十一 回	孤胆入石牢	双侠走武当.....	147
第 十二 回	丐帮大聚会	大内五高手.....	166
第 十三 回	魔高道更长	双鹰互残肉.....	183
第 十四 回	长女经远方	挥泪说往事.....	200
第 十五 回	冤家路何狭	生死同隔世.....	220
第 十六 回	疾马走巫川	无意知迷踪.....	240
第 十七 回	长眠留秘笈	结阵阴阳图.....	259
第 十八 回	塞边刃红毛	侠侣走崆峒.....	274
第 十九 回	剑光映险道	慈婆汤中药.....	289
第 二十 回	熠熠走金蛇	烈烈风火旗.....	307
第 二十一 回	凄凄母女情	一剑消恩仇.....	325
第 二十二 回	妾心似狼心	归程岌可危.....	340

第一回

血光映穷途 九死悬一生

杜絕

路漫漫兮，何遥远？刀光剑影兮，血肉横飞！

大山之南，大江之北，官道之边，莽莽荒原，人喊马嘶，血光暴溅，一大批清军官兵，号叫呐喊蜂涌向前，顷刻间，又有一批官兵惨号倒地，一颗颗人头滚向草丛，乱石间，接着又有一队官兵接踵而至……到处是人头、断肢、残躯。四个几乎已成为血人的勇猛汉子，正与一群如狼似虎的清军官兵，浴血奋战。

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，清军攻克天京，历时十四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，以失败而告终。天王府侍卫萧天楚、秦光汉、赵达、萧渔逸四人，力拼群敌，杀出重围，历尽艰险，半月后到达黄山脚下。这里群山连绵，密林苍莽。溪流纵横，百鸟归巢，婉鸣空谷，已是夜幕将临之时。

四人经过连日的厮杀，早已疲惫不堪，此时置身于这人烟稀少，荒僻冷寂之境，惊魂方定。在这四人中，萧天楚年岁最长，经历最广，他那满额密布的皱纹，花白的须发便是明证。其子萧渔逸年方十八，别看他年纪轻轻，十余年来跟随其父萧天楚转战大江南北，冲锋陷阵，出生入死，长年累月的戎马生涯已使他练就一身好武功，成为太平军中一名机智、勇敢善战的佼佼者，颇得天王洪秀全的赏识，荣喻“小

猛豹”之称。秦光汉、赵达二人正值壮年，均是太行山猎户出身，武艺不凡。四人中除萧渔逸负伤较轻，其余三人均是伤痕累累。他们坐在林边石上，萧天楚对秦赵二人叹然道：

“我们兄弟跟随天王多年，打遍天南地北，好不容易撑起这番事业，想不到落到如今地步，这怕是天意吧？”

秦光汉道：“萧大哥不必忧伤，想我秦光汉和赵老弟，当年在老家杀了贪官被囚死牢，若不是太平军来得快，早就成为刀下之鬼，如今我们有家难归，还不如横下一条心来，暂时落草为寇，以图东山再起。”赵达接口道：“秦兄说得有理，我们回去也是一死，眼下我们四人虽然势孤力单，先寻个去处，慢慢弄将起来，专拣小股的官兵，大恶的商绅下手，时日一久，还怕没有人来入伙，待那时人多势众，我们又豁出去了，哪怕是皇帝老子，也要把他拉下龙座来！”

萧天楚听了秦赵二人的话，轻轻叹道：“虽是这么说，只是我年近花甲，又经历这番波折，已是心灰意冷，怕来日不长久了，往后的天下还是让你们去打吧！”萧天楚说到这里，已是话音咽呜，目中泪光闪闪了。

其子萧渔逸道：“爹，你老人家在我们四人中是年长老者，论见识武功都在我们三人之上，两位叔叔说得不错，我们还是重振旗鼓，再举义旗，热热闹闹地干它一场。”萧天楚听了儿子的话，沉默片刻，正要说话，忽听身后林中，突然有人说话：“你们四个长毛贼人，死到临头，还在白日作梦！”四人闻声一惊，转身向后望去，见后面林中站着五名汉子。那五名汉子，一色褐衣短打，手执长短兵刃，个个生得魁伟健壮，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。四人一见便知，这些汉子定是当地的豪强团练。此时，见内中一个身材特别高大

的中年汉子开口说道：“咱们在路上已逮了五个长毛都给宰了，这儿又撞着你们四个，看来今日大爷的手气不差呢！”说毕左手一扬，有五件物什朝四人抛了过来。四人同时往旁一闪，这五件物什嘭嘭嘭落在他们四人跟前，赫然是五颗血淋淋的人头。这五颗人头，颗颗长发蓬面，正是太平军兄弟的首级。此时此刻，这般场景，若换作寻常人物，不被吓得瘫软在地才算怪事。然而对他们四人说来，连年来冲冲杀杀，任其如何凶险的场面早已是见之不鲜，此时他们脸上不仅毫无惧色，只有满腔的怒火，在胸中熊熊地燃烧。

萧天楚神色镇静地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死到临头？哼，别把话说得太早了，还不知鹿死谁手呢！”这中年汉子听了萧天楚的话，脸上杀气更浓，斩钉截铁地傲然说道：“咱老实告诉你们，在咱的手里送命的长毛贼子，何止成百，你们四人，决不会见到明日的太阳，不如自己料断，以免大爷动手！”萧天楚道：“死对我们说来，早已不是畏惧，我倒想问个清楚，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究竟是何来历？今日如能杀了你，日后也可有个交待！”中年汉子一听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老小子好狂，死在眼前还要嘴硬，大爷的名头告诉你也无妨，让你们死后无怨，江湖上人称‘一剑封喉’的仇世宝便是大爷。”哪知萧天楚听了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只当是什么混世魔王，原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鼠辈，早知如此，犯不着说了这许多浑话，出招吧！”这汉子一听，顿时气得脸色铁青，怒目暴突，猛喝一声，转眼间拔剑，纵身，出剑一呵而成，一柄寒光暴闪的精钢长剑已点至萧天楚的咽喉。萧天楚见剑到，身子微微一偏，不知何时剑已出手，只听格格连声，不仅避开了对方的剑锋，而且已将这柄精钢长剑紧紧

绞住。说也奇，若是寻常的长剑均是挺长的硬兵器，而萧天楚的剑至多将对方的剑格开，怎能将它绞住？原来萧天楚的这把剑与众不同，它的剑身由多片极薄的钢片制成，剑身上竟铸有无数极细钢刺，而剑身两刃却是锋利无比。那姓仇的见自己的长剑被对方绞住，心下大是不解，忙一使力收剑，只听几声刺耳钻心的响音，剑虽收回，不料萧天楚下面早已一脚踢出，正中对方小腹。仇世宝刚想闪开，已来不及，幸亏他身子健壮，马步功也好，未被踢翻，只登登往后踉跄数步，站稳身子后，仇世宝想不到一出手，就被对方来了个下马威，才知对手不是平庸之辈，说声“好！”时就飞身扑来，精钢长剑疾点萧天楚喉、胸、脐三处要害。萧天楚出手更快，剑到力到，连连挑开对方三剑，剑势一转，已经突破仇世宝的剑网，反取其咽喉。这一剑来得好快，仇世宝猝然偏头躲闪，萧渔逸的剑头又倏然一移，刺中对方右颈肩。仇世宝顿觉右肩一痛，鲜血隐隐渗出，不由心下一惊，往旁跳开朝身后四个汉子一使眼色，五人一齐出手，内中三个奔向秦光汉、赵达、萧渔逸，另一个与仇世宝合力对付萧天楚。

萧渔逸见一个汉子正举刀朝自己当头劈下，忙举刀架开来刀，同时进身一掌劈向对方右肩骨。这汉子一愣，接着发出一声惨叫，肩骨已被劈碎。萧渔逸乘机当胸又是一拳击出，这汉子立时被击中，口中喷出一股血箭，落在丈外树边，身子晃了几下，瘫倒在地。

萧渔逸结束了这汉子后，听到赵达此刻突然一声狂呼，猛然转头望去，见他满脸是血，倒坐地下，一个汉子正欲举刀猛砍。萧渔逸飞身窜去，瞧准那汉子腰背使劲一刀，说时

迟那时快，这一刀砍去虽砍中那汉子的左腰部，但赵达的前胸，左脸颊已挨了对方两刀。就在这汉子被他砍中腰部倒下后，即见赵达张着嘴巴，喉间咯咯地响了两声随即倒下。

萧渔逸不消片刻连杀两名团练，使那个与秦光汉交手的汉子见之胆寒。他料定萧渔逸必然过来援手，顿时锐气大减，边战边渐渐后缩。秦光汉见对手渐落下风，即大声朝萧渔逸喊道：“渔逸，渔逸，不必顾我，快去助你父亲，这里我对付得了。”那一边，萧天楚在两名团练的合力夹攻之下，委实斗得甚是艰苦。这两个汉子一个使剑，一个使棍，端的是凶猛强悍。萧天楚以一对一尚有稳操胜券的把握，而今别言出手反击，即使是稳住守势，也已是竭尽全力了。萧渔逸见了，即纵身而上，接住那个使棍的汉子。萧天楚正穷于应付之时，内中一个被萧渔逸接过去，顿时压力大减，勇气激增。他和那仇世宝再战不到十个回合，便一剑刺入仇的胸腹之间。仇世宝腹间鲜血直冒坐在地下，口中喘气不止，萧天楚料定这厮不消片刻必死无疑，刚要转身，就在这时，殊料临近死去的仇世宝右手一抬，蓦然有三道寒光刷刷刷分上中下三路，朝萧天楚的额、胸、腹三处射至。萧天楚哪里料得这仇世宝临死之前，还有这一手，待见寒光射至，三枚中指般大小的袖镖已经穿入自己颈、胸、腹三点深处。萧天楚生怕分散儿子的斗志，不敢呼出声来，只是咬紧牙关低哼一声跌倒地下。

萧渔逸与那使棍的汉子斗了十几个回合，便一刀结束了对方的性命。他陡见父亲倒在地中，已是奄奄一息，大吃一惊，急忙上前将其父抱入怀中，哭喊道：“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”萧天楚此时已是双目紧闭，脸色灰白，气若游丝，颈

上、腹间、左胸的三枚暗绿色的袖镖已几乎整截没入体内。他听了儿子的叫喊，才慢慢睁开眼来，嘴唇动了动声音极低地说道：“渔逸，渔逸，爹不行了……你爹中的是毒镖……往后丢下你一……一个人了，你跟两位叔……叔吧！”萧天楚说到这里目中滚下几颗泪来，就此溘然去世。

萧渔逸抱着其父的尸体大哭了一场，突地走到死在不远的仇世宝身旁，对准他的尸体连连猛砍了数十刀，突然想起秦光汉来，方发见这里除了地下躺着六具尸体外，哪里还有秦光汉的影子。萧渔逸想道：“秦叔叔该是追赶那贼人去了。”想着即拔脚进入树林寻去。他在林内寻了约半个时辰，最后在东边的一条林间道上，见有两具尸体躺在那里，一具是那个团练，已是身首异处，一颗脑袋滚在一边。另一具尸体正是秦光汉。萧渔逸蹲下细看，见秦光汉身上竟无一处致命伤处，心下大是奇怪。他将尸体翻了几下，终于在偶尔揭开其背后衣衫时，瞧见秦光汉的背脊上印有一只黑色的掌形，观此情状，萧渔逸知道秦光汉显然是被第三者从后面重击一掌而死的，那偷袭的人又到哪里去了呢？萧渔逸在附近的树林、溪边、山谷走了好半晌，只闻耳边风穿丛林的啸声和满月光投下的清光，竟无一处有人走过的踪迹。他失望了，转身朝原路走去。

萧渔逸回到秦光汉的尸体旁，将尸体抱到其父亲萧天楚和叔叔赵达的尸体旁集于一处，草草地埋了。他已悲愤得欲哭无泪，只是痴呆呆地坐在三座隆起的新坟旁出神。周围的一切，似乎被一股强劲的寒流冻凝了一般，没有任何的响动，没有一丝的生机，唯时光悄悄地流逝，不知夜已何时？直至东方露白，天际朝霞似血，萧渔逸才被一阵喧闹的鸟啼声。

惊醒过来。这时离萧渔逸不远的树林内，忽地传来几声呱呱的怪叫声响，此声音似婴儿的啼哭，又如夜枭的厉叫，他不由好奇地寻声望去，发现对面崖壁上的一棵盘龙巨松，其间有几枝弯曲缠绕的黑色松枝竟然无风自动。此时，这几枝黑色松枝渐渐越动越奇，好如活的一般，萧渔逸心下大奇。就在这时，突地一声响，一道劲光挟着一条黑影，竟然从三四丈高的崖壁盘松间飘泻下来。萧渔逸此刻才真正看清，落在地上的，原来是一个身穿黑色宽袍大袖，满头满脸覆盖着灰白色的长须长发怪人。这黑袍怪人一落地，即步履蹒跚地朝萧渔逸走来，山风吹至，须发齐扬，露出一张黄中泛青皱纹密布、双目深凹的脸来。在这深邃的目眶中，不时一闪一闪地透出两点亮晶晶的精光，颈间胸前围挂着一串鸽蛋般大小的骷髅子，模样甚是奇异可怖。此人的目光正投向萧渔逸身上滴溜打转，萧渔逸顿时心头一紧，紧握手中的单刀，满怀戒心地站立起来。

这黑袍怪人近至离萧渔逸约三丈地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小子，人都死了，你还老守着这几堆黄土干什么？”萧渔逸对这不速之客满怀敌意，冷冷道：“我守在这里与你何干？”黑袍怪人听了嘿嘿笑道：“你是末路之人，目下官兵正在追杀漏网的长毛余党，老夫念你年轻，来日方长，还不随老夫远走高飞？”萧渔逸道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么大的天地，何处不能去？无需你老操心！”黑袍怪人说道：“小子别这么不识好歹！老夫有一种怪脾气，你要知道。”萧渔逸问道：“什么怪脾气？”黑袍怪人答道：“别人要拜老夫为师，老夫看不中，任其向老夫三拜九叩，苦苦哀求，老夫决不会发善心收留他。如果是被老夫看中的人，他不愿意跟老

夫走，他必然是死路一条。”黑袍怪人说到这里，用手抖一抖挂在胸前的骷髅珠子，继续道：“小子你瞧，老夫每杀一人就在这边上加一颗小骷髅珠，少说不下百来颗了。”经这黑袍怪人一说，萧渔逸用心看去，估量这黑袍怪人颈间胸前挂的骷髅珠，确有这么多的数目，心知此人是个杀人成性的恶魔。他曾听他爹说起过，江湖上的种种奇闻怪谈，今日自己竟然真正遇到了，然而他毫无恐惧，仍然神色平静的答道：

“咱也有一种怪脾气。”黑袍怪人一愣问道：“你也有种怪脾气？”萧渔逸道：“咱对没有好感的人，任其有绝顶的武功，咱不会有丝毫的钦佩之心，更不会拜他为师。”黑袍怪人听了脸色倏然下沉，举掌朝一块大石拍去，只听砰然一声巨响，顿时碎石崩飞，这块宽厚几尺的青岩大石，竟裂为两半。这一手开山裂碑的掌功，萧渔逸连听也未曾听说过，更何况是亲眼目睹，心下委实大吃了一惊。这时又听这黑袍怪人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这下可见到老夫的能耐了吧？还不快快回心转意，随老夫远走高飞！”

萧渔逸尽管内心惊骇，但在嘴上还是说道：“你老这一掌确有几斤功力，但咱仍然有一事不明。”黑袍怪人问道：

“你有何事不明？”萧渔逸道：“咱与你老素不相识，你究竟看中了咱身上什么，竟硬要收咱为徒？”黑袍怪人说道：

“老夫识得你这小子生有奇骨，若能遇到高人，不消十年八载，日后定能成为一代武林高手。”不料萧渔逸冷笑一声说道：“自称高手的人决不会是高手，而神态谦和者却是真正的高手，这叫做高手不露相。”黑袍怪人勃然大怒，气得鼻孔呼呼直响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小子不知好歹，今日死定了！”说毕身子一动，已窜到眼前，箕开铁爪似的五指，向

萧渔逸的心窝抓来。

萧渔逸心知这黑袍怪人厉害，躲闪已是不及，只闭目待毙。那料对方五指还未触及自己的前胸，猛听一声痛呼，继之是蓬蓬两响，萧渔逸猛一睁眼，见这黑袍怪人竟然跌坐在一丈开外的地上，右手背上鲜血直滴。萧渔逸见此情状大感不解。黑袍怪人此时一跃而起，神色惊奇地双目直向四周不停地扫射，口中骂道：“哪来的野种！敢来管老子的闲事，有能耐的不要躲躲闪闪，藏在暗处使坏！”黑袍怪人骂声刚落，萧渔逸听头顶猛然吹过一阵劲风，即见有一白衣人自天而降，落在两人中间。萧渔逸定神见之，来人竟是一个女子，但见她白衣如雪亭亭玉立，两眉入鬓，凤眼含春，唇如朱丹，竟是个十七八岁的美貌少女。这白衣少女脸上浮起两个酒窝，笑吟吟地对黑袍怪人说道：“你这老无赖！人家不愿做你的徒弟，你偏强来，还要痛下毒手，好不要脸皮？”黑袍怪人怒道：“哦，原来暗中使坏的是你这小妖精，老夫今日下的是一双了！”说时身子纵起犹如一阵黑气朝这白衣少女迎头盖罩下来。白衣少女一声冷笑，只见她白影一闪已至黑袍怪人后面。怪人扑空正要回身，又听他“啊！”一声叫，身子往旁窜开两丈。萧渔逸见他后面袍背似被什么利器割开几条裂缝，几滩鲜血从里面汩汩透出。这时那白衣少女又说道：“老无赖，凭你这点点笨牛般的蛮劲，有何脸皮硬充武林高手，收什么徒弟，你替咱提洗脚水，姑娘还嫌你手脏哩！”

黑袍怪人见自己转眼功夫，连吃这姑娘两次亏，此时又遭她这般嘲讽，气得毛发直竖，怒喝道：“你师父是谁？敢来这样欺凌老夫，老夫定不轻饶了你！”白衣少女嘻嘻笑

道：“咱师父是谁你别管，有能耐敢与姑娘走上几招！”黑袍怪人道：“好，老夫陪你走几招，不过你不能暗中使坏？”白衣少女道：“适才咱不过是和你闹着玩玩，如今来真的了，岂会暗中使坏？来来来，你有什么能耐全数抖将出来吧！”这黑袍怪人听了那白衣少女的话，双足叉开，身子一抖，头上长发竟然根根竖起，全身骨节格格作响，接着一声猛喝，双掌齐出，疾向这白衣少女的当胸击去。白衣少女待对方掌劲儿将至，突地身子后翻，闪入一棵大树后面，几乎同时一声霹雳大响，这么一棵合抱大树顷间拦腰击断。黑袍怪人击断大树后，又见白衣少女躲在林中，正要说话，肩头忽然被人拍了一掌，忙一转头竟见这白衣少女已经站在自己的身后，正嘻嘻地对着他笑。黑袍怪人一惊，说道：“你说话不作数，怎么又使坏了？”白衣少女道：“怎是使坏了？咱又没伤你的皮肉！”黑袍怪人一时语塞，呼一声响，一掌又倏然击出。白衣少女身子一转避开掌劲，下面同时一腿朝对方足下扫去。黑袍怪人已知这少女身法灵动不好对付，已生戒备之心，因此在这次出掌时早有留意，然而这少女的动作着实太快，他刚一提气想纵身避开这一脚，足下已被对方扫中，险些没有被她扫倒。黑袍怪人一怒之下，立时双掌齐开，身子快如旋风剧转起来，一时间掌影如山，寻迎着对方猛压过去。这白衣少女果然了得，在那黑袍怪人排山倒海的掌影中窜来纵去，尽寻隙找空打冷拳。看来这两人此刻全已施出所有的解数，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快，越斗越烈，一方势如黑气旋风，一方形似朵朵飞飘的白云。萧逸只觉得眼花缭乱，四周狂风大作，树上的叶子漫天飞舞，心下不禁喝采道：“父辈们曾说过武林高手如何了得，今日见之果真大开眼

界！”两人斗了半晌，忽见白衣少女身子从斜旁窜出，射向左边一棵树上。黑袍怪人说声“小妖精哪里走！”袍袖一张如一朵黑云直朝那棵树上飞去，转眼两人走得无影无踪。

萧渔逸好不扫兴，这么一场好戏，难道就这样结束了，不知那个白衣姑娘如何了？她会不会被那恶人捉住？他不免为她担起心来。想着想着不由自主的竟朝适才两人去的方向走去。他边走边四下张望，凝神静听，希望能发见一点响动，一丝音息。约莫穿过十多片树林，走了约一袋烟光景，忽有人在身后轻轻的拉了他一下衣角，他忙回头一瞧，正是那个白衣姑娘抿着嘴笑着站在自己的身后。她说道：“你放心，那老妖怪早被我引得远远的了，如果没我及时碰见，你这条命算是完啦。”她说时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不料萧渔逸听了她的话叹了口气道：“其实你救不救我都是一样。”白衣少女一听笑容顿敛，不悦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我不该救你？”萧渔逸道：“姑娘你没有看见这林间的三堆黄土么？”白衣少女不解问道：“这三堆黄土中是你什么人？”萧渔逸答道：“我的爹和两个叔叔。他们昨晚都死在这里了。”白衣少女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？为何会死在这里？”萧渔逸就将他的遭遇说了一遍，神情惨然的回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和我爹与两位叔叔都是太平军的人，天京失守后我们冲破清军的重围才逃到这里来的，我爹和两位叔叔都负了伤，昨晚上遇到一伙团练，我们经过一番恶斗，这伙人虽被我们杀了，然而我爹他们也死了。”白衣少女听了动容道：“那目下只有你一个人了，你准备去哪里安身呀？”萧渔逸答道：“我的家在浙江，那里已被清军闹得鸡

犬不宁，我已去不成了，反正天下这么大，我只能处处为家走着瞧了。”白衣少女摇摇头道：“那怎么成，眼下兵荒马乱，没有一个安稳的去处，你还是随我上黄山去见我的师父，你在那里暂时有个安身之所，同时也可在我师父那里学些功夫。”她说到这里朝萧渔逸看了一眼，诡秘地一笑接着道：“你呀，凭你眼下的这等身手，在太平军里混混还行，要在江湖上打跌还差得远哪！”萧渔逸听了这话神色稍变，淡淡道：“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领了，黄山在下不想去，前程漫漫自生自灭全凭天意。”白衣少女听了嗤地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甯，好傲的骨气！说你功夫差动气了么？如今太平军气数已尽，你的爹也死了，难道你不想为你爹报仇么？你以后若能苦心钻研武学，有了一身好武功，一来可以另创大业，二来也对得起你死在九泉下的爹，你说是吗？”她的这番话，萧渔逸听了心下思量不是没有道理，但脸上仍然呈现出一副迟疑不决的神情。此刻忽听那少女紧张地说道：“不好！那老妖怪追回来了！”萧渔逸一惊，朝前望去，果见那黑袍怪人在不远的林中，东张西望的急急走了出来，并正朝他们两人的方向近来。少女说声“快走！”一拉萧渔逸直往丛林深处钻。

他们两人在树林山石中奔了好一阵，萧渔逸已累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这白衣少女见萧渔逸累得如此模样，边走边埋怨道：“你这么不中用，象这样的脚力甯说那个老妖怪，即使是个寻常的武林人物，怕是你早已被人家逮住了！”萧渔逸无话可说，只得跟着她东绕西拐奔着，心下自感无比的惭愧。前面是一道约十数丈高的陡壁，除此已无去路。萧渔逸正犯愁间，只见这少女一探手，一把抓住他的腰

带呼地一声响，双足顿时离地，身子凌突疾上。萧渔逸只闻两耳风声呼啸，林木山石往下疾沉，此刻对这姑娘的超凡轻功大是佩服。白衣少女带着萧渔逸上了陡壁顶处，也已累得香汗直淋。她放了萧渔逸，喘着气道：“我们终于上来了，还有更高更陡的一堵悬崖过后，才能到达山顶。我一人尚能攀越，现下带着你，我可上不去了。”萧渔逸听了不由举头上望，前面这堵崖壁果然陡峭笔立，直上云霄险恶万分。他心下甚是不安，说道：“姑娘，着实太费你的力了，难道上黄山没有道路可走么？”少女道：“这黄山方圆数百里，上山小道自然是有，要从这里再另觅山路，得翻十几个山头，走上几十里路才行。好吧，我先上去，你慢慢上来。”萧渔逸见她随即解下一条系在腰间的白绸长带，紧紧捆在他的腰上，然后她先自纵身跃上一株倒悬在峭壁间的古松上，将萧渔逸拉上树来。待萧渔逸上得古松，少女又先自上去，住身一处凹岩中，再将萧渔逸拉上来。如此一级级往上攀登，费了半个多时辰两人才登上崖顶。白衣少女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手指对面的一座奇高山峰，对萧渔逸说道：“那座山峰就是黄山顶峰光明顶了，我师父就住在那里！”